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七下

元　陶宗儀　撰

識遺　羅壁

余舊為筆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識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間於是編有考暇日因刷繁纂要粹為一書目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耕羅壁子蒼甫

師老明

孔子師老聃之説肇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耳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

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
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
書厭薄禮樂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
學從而有剖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
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
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
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也已豈有以禮
訓孔子而暍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

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刪聖師之而故沒之此為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語孔子師表葢推周公被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曽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刪於莊子輩爾道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為孔子分説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刪之事莊子外篇著刪為周藏史藏菑書多或者刪所取多

書孔子因往問删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删而删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為棄名擯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愼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文之義未詳公羊五堵而雉則二百尺山隂陸氏著埤雅謂雉性爐龞護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内以一雉為長潘安仁雉賦曰晝墳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於新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

而死言申生以殺死也因思城之丈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姬周姓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其不別同姓之醜非目賤妾為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謚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示不忘本且別他族今考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

叔隗季隗是也諡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懷嬴楚女曰文芊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如秦女曰徐嬴葛嬴陳女曰息嬀之類是也惟姬姓後世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為周姓如淳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五婕妤下惟顔師古謂漢內官無姬者姬職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也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

然則姬女貴而以姓著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為愈也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賛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説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望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闗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别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

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説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説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馬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立横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廏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葢信都勝徒昔賢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知幾之説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别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

按公羊傳曰子闕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葢尊師之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三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巳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説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

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歷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左傳書孔子壬戌歲夏四月己丑卒杜預注歲四月無己丑有乙丑故孔氏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

官也因設鴻臚寺待四方賔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曰白馬寺以白馬負經來故葢並緣鴻臚待四方賔客之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寺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亦遠仲尼與於蜡賔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葢魯有兩觀門旁髙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曰宫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髙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

闕去疑事春秋晉楚邲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為京觀封土觀示後人也胡澹菴言觀有四一曰朶樓闍兩觀是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皇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至於藏只貯藏之義狐兔穴居例名藏老聃為周守藏吏名柱下吏藏乃貯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度佛經遂為二氏

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在福可集乎若鐸鈸胡致堂謂本西域樂彼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凶不察吉亦以從吉也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宫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時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則前

漢時佛流中國矣況帝事四方蒟醬竹杖猶入王府又方祀神仙佛以超度為術張騫輩肯賤佛書乎劉向列傳序言仙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向成哀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經矣向又曰今覽載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義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之光武閉玉門謝西域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之

迎而後有耶通鑑著其始於明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故特本西域傳表之邪

豚犬斥子

豚犬斥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乃與酒三盞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蓋幼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

十也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史韻飲音去聲漢書韋昭釋椑榼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溲便褻器也顔師古引闕傳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証謂飲酒器如顔説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所宜乎溲便釋蓋似之

夏后氏

經書稱夏皆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為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堯禪爾

三教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回懺悔之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尹真人喜

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托生為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儒童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往為顏回昌黎原道佞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漂水縣南孔子祠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為儒童寺意子真佛派吁不能訂其繆過矣又從而

溺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周書異紀周昭王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乃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商預託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況春秋書恒星不見於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太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徑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横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姦雄入科目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黄巢屢舉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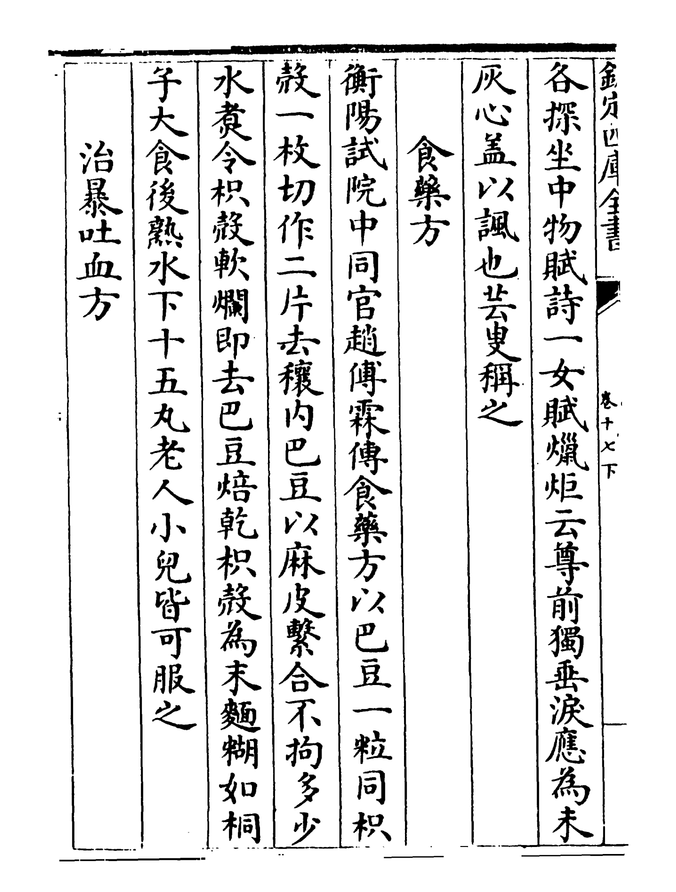
退齋雅聞録　　　　侯延慶

宋郊氏名庠

宋莒公初名郊在翰苑上意大用為同列所譖言姓名之讖不利國家上賜名庠莒公因有詩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接羣英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

爤炬詩

張芸叟初左遷集兒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



各探坐中物賦詩一女賦爉炬云尊前獨垂淚應為未灰心盖以諷也芸叟稱之

食藥方

衡陽試院中同官趙傅霖傳食藥方以巴豆一粒同枳殻一枚切作二片去穰内巴豆以麻皮繫合不拘多少水煮令枳殻軟爛即去巴豆焙乾枳殻為末麪糊如桐子大食後熟水下十五丸老人小兒皆可服之

治暴吐血方

孫詔先傳治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去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丸子用米湯下飲一服立止

梅花詩

蔡載天任賦梅花落句應有化人巢木末之間一國自行春其冥搜如此

題唐書詩

予與尹東珣温叔同考信德府進士温叔言頃在都下市書處見有寫本唐書節要一冊後題一絕云中原不

可生强盜强盜纔生不易除一盜既誅羣盜起功臣却是盜根株竟不知誰所作

時令諺語

河朔人謂清明雨為潑天雨立夏雨為隔轍雨秦晉間農夫語云小麥鑽火秀旱殺豌豆花稙穀拖泥秀爛起田中瓜

瑞香花

瑞香花種出江州廬山今長沙競種成俗一株有至百

于花者最忌麝或佩麝觸之花輒萎死惟頻瀹茶灌其根則不為蟲所蝕

江行初雪圖詩

章子厚題李邦直蒙江初雪圖詩云江頭微雪北風急憶泊武昌舟尾時潮來浪打船欲破擁被醉眠人不知

羅浮山隱者詩

羅浮山有隱者自謂黃野人或云呂洞賓之流甞題詩山間云雲來萬山動雲去山一色長嘯兩三聲天高秋

月白

李處能詩

劉拱衛遠宣和初守祁州嘗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相李其之子李狀元家燕人最以文學著者處能謂遠曰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昔荷異眷嘗於九日進花賦次日賜批荅一絶句云昨日吟卿菊花賦碎剪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餘香冷落秋風吹不去

南墅閒居録 闕名

龍精石

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掬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繹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鬼官人

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撿所鬻錢得寘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數年方死

神珠

蘇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

蜂觸網相螫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為小石矣書生

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

愕眙揖曰願見神珠笑而辭之書生戲以帶中石示之

羣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

暗為苦有此珠即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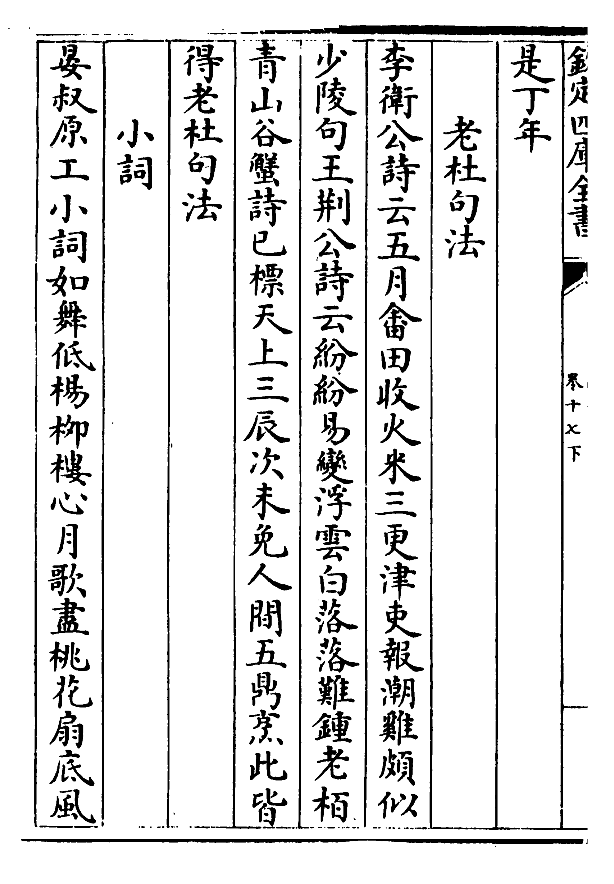
雪浪齋日記 闕名

用事

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書中事退之燈花詩全似老杜所用黃裏事見前漢黃屋注中荆公詩曰溪邉飲啄白浮鳩浮鳩出晉志

小詩

温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鴉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宅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



是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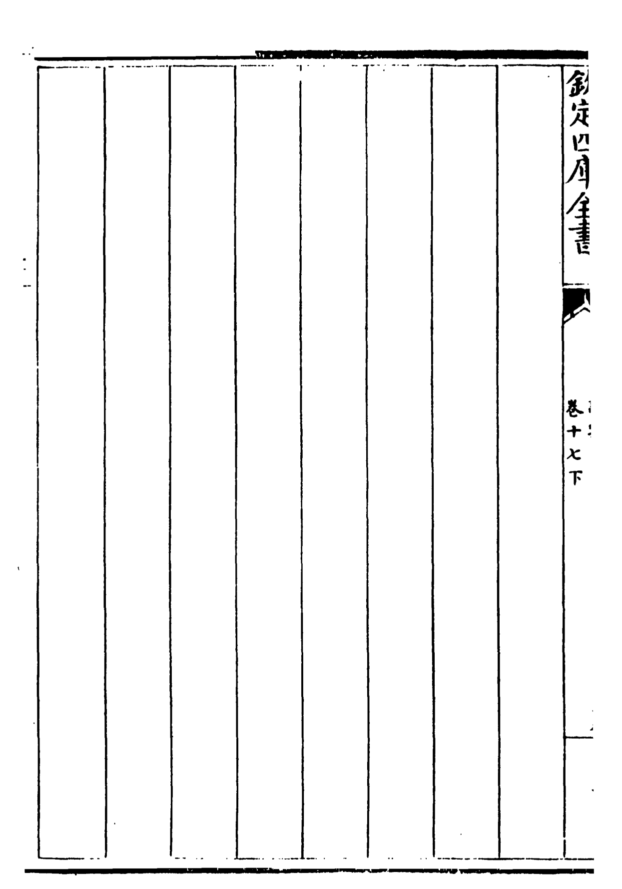
老杜句法

李衛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頗似少陵句王荆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山谷蟹詩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小詞

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不媿六朝宮掖到荆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爲學者所稱賞又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盖法山谷也



廬陵官下記 段成式

蛙謎

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曉曹曰我謎吞得你謎客大慚

借書

令人云借書還書等為二癡據杜荆州書告耽云知汝

頗欲念學令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録受之當别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為嗤借人書送還為嗤也

盜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授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沈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鸜鵒及茶椀賊謂之鸜鵒辣者記嘴所向椀子辣

者亦示其緩急也

夢

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

牡丹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

蠅

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觸睫隱字敺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今京兆薛公元

賞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殺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

又

韋少卿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胷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秦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黒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盜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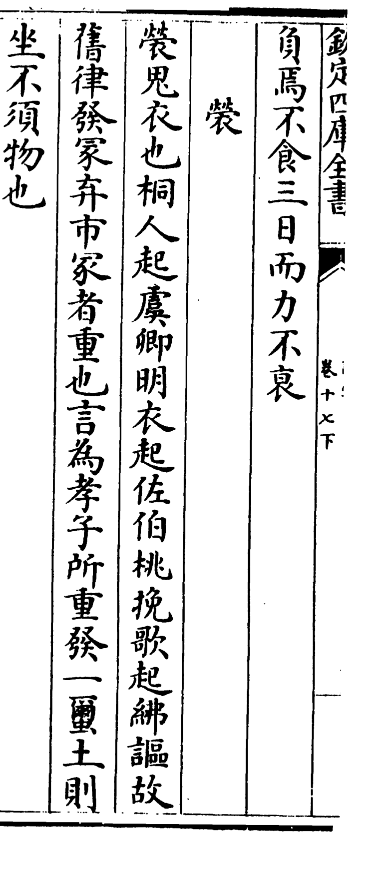
元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𩮀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甖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戴

妓忌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乃兢徵蝨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余戲摭其事作破蝨録

小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



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

褮

褮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佐伯桃挽歌起紼謳故

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為孝子所重發一蠆土則

坐不須物也

雷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

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

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

碧筩

歴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噏之名為碧筩杯以下斆之

卧箜篌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箜篌為明妃出塞之

聲

玉溪編事 闕名

仲庭預

舊蜀嘉王名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當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為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僊多採方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遽出金火

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録事參軍

劉檀

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内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奉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

於郡倈郡倈乃奏檀而所授官與杜充奏擬無别是時劉方閒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果徵夢焉

震旦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于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自我居震旦翊衛類夔契元䄵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清平官趙叔達曰下令俚柔洽獻睬弄揀來其國謂天子為震旦詞臣為清平官謂朕曰元卿曰䄵百姓俚柔也

叅軍

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黄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名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棊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户叅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

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娘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亡焉

古人之風

仲廷預為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通墳典常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廷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見王王意其別有所求也勉强見之廷預乃出金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竟以賔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録事叅軍

祈泉

西蜀將王暉任集州刺史城中無水泉值岐兵攻城且絶其水路城内焦渴王公乃中夜祈請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出王驚寤遲明亟命操鍤於所止之處掘之乃有泉流居人蒙活甚衆岐兵以城中無水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于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

渚宫故事　余知古

桓玄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鈎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愷之為殷仲堪叅軍屬病疾在廨桓遣信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即來坐定語顧云君可取鈎顧答云賞百匹布顧即取得鈎桓朋遂勝

劉之亨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

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筭

隨王

齊隨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引過設祀積日方愈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為荆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

馬養於床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韝之即不動韝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

一柱觀

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

雄鶴赴雌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裒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

時有野鶴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裒之雄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鐘磬翩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

萍實

宋文帝為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即位祚終于六十矣

兕揶揄

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世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序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溫問之荅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湘東苑

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

浦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為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置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椓生連理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為湘東踐祚之瑞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顔之推詩云屢陪明月宴並將軍扈義熙所造

恥為郎

世祖選丁邯為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着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為郎

麟臺故事　程俱

天神祥異書

寶元二年上嘗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六篇離三十門為十卷號寶元天神祥異書召輔臣于太清樓出而示之命發於祕閣

文苑英華

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林學士扈蒙給事中直學士院徐鉉中書舍人宋白知制誥賈黄中

呂蒙正李至司封員外郎李穆庫部員外郎楊徽之監察御史李範秘書丞楊礪著作佐郎吳淑呂文仲胡河汀著作佐郎直史館戴貽慶國子監丞杜鎬將作監丞舒雅等閲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文苑英華續命翰林學士蘇易簡中書舍人王祐知制誥范杲宋湜與宋白等共成之雍熙三年上之凡一千焉

續通典

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起居舍人知制

誥李宗諤脩續通典以秘閣校理舒雅直集賢院李維右中立王隨爲編脩官直秘閣事杜鎬爲檢討官四年九月成二百焉上乃詔付秘閣先是淳化中太宗命翰林學士蘇易簡與三館文學之士撰集此書會易簡等各涖他務尋罷其事至是復詔成之

冊府元龜

景德二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右司諫知制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欽若等奏請以太僕

少卿直秘閣錢惟演都官郎中直秘閣龍圖閣待制杜鎬駕部員外郎直秘閣刁衎户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右正言秘閣校理龍圖閣待制戚綸太常博士直史館王希逸秘書丞直史館陳彭年姜嶼太子右賛善大夫宋貽序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同編脩初命欽若億等俄又取秘書丞陳從易秘閣校理劉筠及希逸卒貽序貶官又直史館查道太常博士王曙後復直集賢院夏竦又命職方員外郎孫奭注撰音義凡九年至大中

祥符六年成一千卷上之總三十一部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又目録音義各十卷上覽久之賜名册府元龜又録婦人事迹爲八十卷賜名彤範懿編

九域志

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而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詔三館祕閣删定其後又專命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彦若衛州獲嘉縣令

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祕閣不置局彦若免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國朝會要

天聖末國史成始於脩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叅知政事宋綬看詳脩纂至慶歷四年四月監脩國史章得象上新脩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

五國故事 闕名

偽吳楊氏

先主行密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渭僭號乃追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渥
不僭號渭稱吳乃追謚為景皇帝

渭
僭號大吳祖謚曰宣皇帝

溥
偽號為讓皇帝乃李氏傳位之後冊為高上思玄崇古讓皇帝亦非吳也

偽唐李氏

先主昪
偽謚為李高皇帝廟號烈祖

嗣主景 偽諡為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煜 入朝封違命侯旋封隴西郡公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主建 偽諡神武孝德明惠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衍 歸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 偽諡文皇帝廟號高祖

後主昶 歸朝封秦國公薨追封楚王諡曰恭孝

偽漢彭城氏

先主巖 偽謚玉皇大帝廟號高祖

第二主玢 偽謚殤帝

第三主晟 偽謚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

後主鋹 入朝封恩赦侯死封南越侯

偽閩王氏

忠懿王王審知 不僭號朝廷封閩王終謚忠懿延鈞僭號偽册太祖

王延翰 偽稱閩不僭帝號踰年而終無閒偽號

王延鈞僞稱大閩皇帝僞號惠宗

王延羲僞號爲宋氏所滅無聞僞號

王延政

宋屬王延稟　王延彬附　朱文進

卓儼明　李儒贇

泉州㚢從效　張漢思　陳洪進

僞吳先主吳王行密廬州合淝人力舉三百斤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

黑緇幕其首號曰黑雲都渥密長子旣襲父位徐溫張灝謀殺之立楊渭為主渭卒弟丹陽王溥襲位偽謚渭為先皇帝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為朱瑾所殺即日其事聞於景州知誥誥謀於宋齊丘丘曰請明公即令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即溫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聞之詰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旣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其時俗溫嘗入覲洎知誥第侍奉彌

謹溫謂弟子曰事在二哥矣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溫既卒乃代為金陵節制為政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遂紿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至處環衛之列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乃以昇州為大吴西郡揚州為東都聲言將遷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為迎鑾鎮俄而逼禪稱楊氏欲入道乃營室於茆山遷溥居之册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崇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畧曰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

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遇弒方誦佛書于樓
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知誥自以取國
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為之唯加
鴟尾欄檻而已其餘女妓音樂園苑踞玩之屬一無增
加知誥殂景乃即位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遍罵市人曰
侍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
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
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

師重過並為戎帥王師既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者人言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擅來也及揚州建春門有鼉本鼉陀音而俗謂之擅出于水次衆以為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擅來也方明其兆煜景之次子本名從嘉嗣僞位乃更今名有辭藻尚奢侈嘗于宮中以銷金羅幕其壁以白銀釘瑇瑁而押之又以緑鈿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以花間設畫小木亭

子才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于其中如是數處煜
善音律造為山家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云山
家破金鈴曲又建康市中染肆之傍多題曰天水碧尋
而皇家蕩平之悉前兆也

偽蜀先主建許州舞陽人世為餅師初以唐朝之命析
黎雅邛蜀四州為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
太祖受禪乃僭大號長子元膺謀作亂伏誅乃立其少
子鄭王衍以為主建在偽位十有二年急于督責雖倉

庫充溢而聚歛不已末年苦於痢疾疼楚尤劇但坐錦囊而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於牀前訴我曰重賦厚斂以至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衍即偽位荒滛酒色出入無度嘗以繒綵數萬段結為綵樓山上立宫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别立二綵亭於山前列諸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燀於其間衍凭綵樓以視之謂之當面厨綵山之前

復穿一渠以通其宮中衍乘醉夜下綵山即泛小龍舟於渠中使宮人乘短畫船倒執炬蠟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於渠上及抵宮中復酣宴至曉綵樓山遇風雨霜雪所損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好戴大裁帽蓋欲沘已而人以為泥首包羞之兆耳初建立衍為嗣鑄銅鐘于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為立太子故也令其洪遠是必東宮將來之慶未及八日其鐘隕地龍首摧落建知不懌衍果八年而亡衍

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宫隨駕宫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制甘州曲辭親與宫人唱之曰畫羅裙能解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淪落在風塵宫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宫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後朝廷追封為順正公後唐既平蜀定乃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重誨用事知祥乃絶朝貢尋以長興五年遂僭大號初王

氏在蜀建椒宮殿皆紀太匠孟德名氏於梁俄而終為孟氏所處知祥僭號才七月而終昶嗣偽位昶尚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昶親選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昶之母后即後唐積慶公主之從娣也頗務慈儉而昶亦能禀之及歸皇朝終訖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萬焉蜀之末年百

官競執馬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已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

偽漢先主名巖後名龑龑之字曰儼本無此字龑欲自大乃以龍天合成其字殊不典也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父謙為賀水鎮將既卒以其子隱嗣隱即巖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功授唐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

自為廣帥隱卒嚴代其任梁朝命拜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為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偽三清殿中頗憂畏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嚴以白虹為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嚴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為龑嚴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以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床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鎚鋸互作

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嚴之脣吻必垂涎及頤頷若噏膏肉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蜃毒蛇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嚴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為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榱桷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嚴親書其牓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嚴殂子玢嗣位是為殤帝昏暴益甚亦

為長夜之飲其弟晟使壯士夜以角觝進而弒之於長春宮玢卒晟乃襲偽位改元應乾晚年積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每誅親族其子皆煽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所為雖蠻夷不足與論理而人倫之内實所不忍聞焉鋹晟之長子也襲偽位改元大寳委政内官龔澄樞及方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妖言以陳禍福由是内外淫亂鋹踵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

野菫生於宫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鋹既為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爇府庫寳貨之外其真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師鋹乃自結真珠龍鳳鞍帊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鋹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鋹在南越偽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

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長兄潮次兄圭及審知

軍中號為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為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為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葢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延翰審知子也襲父僞位踰年而終毋博陵氏之女性悍妒而殘忍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於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博陵之熇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殂遂襲其位僭稱大號號國曰大閩改

元龍啟即位日既被衮冕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其應天順人有如此者延鈞即位改名鏻鏻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盂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延稟審知之養子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既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因立延鈞為主自還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

以趨名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艬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昶本名繼鵬偽封福王即鈞之長子也鈞為皇城使李倣所弑而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忠懿之勲舊悉屏去之威武軍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取延羲於私第而立之延羲審知之第二十八子也延羲即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踊躍於門前羣臣歡呼於日下延

義在位為長夜之飲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末年為偽客省使朱文進所殺王氏遂滅忠懿嘗問山僧國祚脩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

延政延義弟義即位乃請以建州為威武軍延義不許因授延政為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為鎮武後復僭號稱大殷皇帝改元天德延義遇害閩人有迎延政者會為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繼雄至文進拒而

殺之延政終歸於江南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能為詩亦好説佛理詞人禪客謁見多為所沮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妓必圖已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題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圭初領兵至泉州舍於佛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栖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

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朝廷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羮也解為詩也為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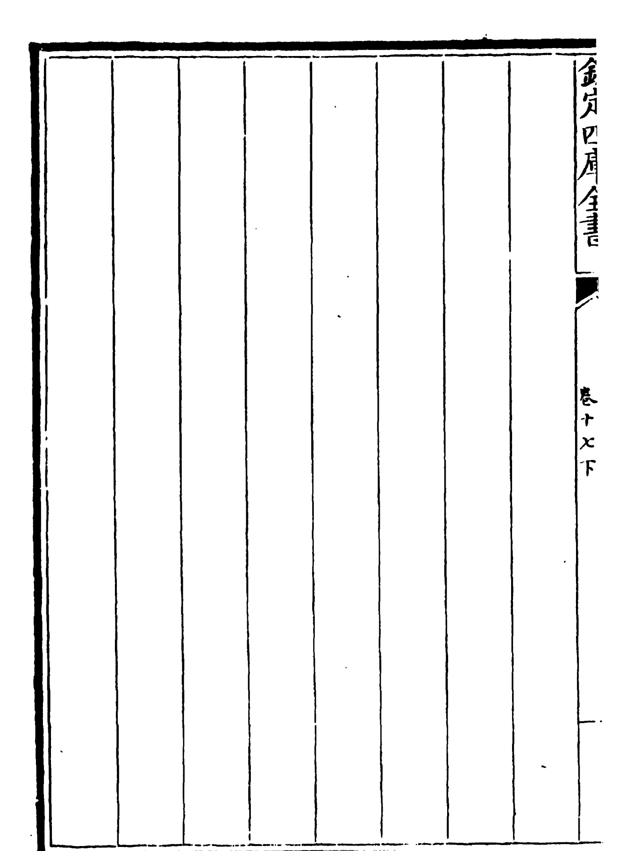
僞朱文進者王氏時為客省使既弑其君延羲乃稱藩於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婁從效殺文進所
署制史文進發兵攻之為泉州所敗連重遇乃殺文進
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為淮兵所阻指揮使
李儒贇乃推僧卓儼明為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
方達將自立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幾殺之遂自立
儒贇本名達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充福建節度知閩國事復求爵于朝廷不允遂歸江南
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偽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覲

復不聽命遂為江南所攻告急於浙發兵救之圍解乃覲於浙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為浙兵所戮其弟儒贇亦誅焉

婁從效泉州桃林人父諱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進等俱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黄紹頗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勲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克建州從效首請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

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歲發疽死衆立張漢思為帥以洪進副之初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為其大將與張漢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其地且請節制於江南以洪進為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而地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取其符印而廢之洪進因請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太宗即位乃脩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謚忠順



郡閣雅言　　潘若同

杜牧

杜牧舍人罷任浙西郡道中有詩曰鏡中絲鬢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魚手却遮西日向長安與杜甫齊名時號大小杜

李遠

李遠體物緣情皆謂臻妙甞有贈箏妓伍卿詩云輕輕没後更無箏玉腕紅紗到伍卿坐客滿筵都不語一行

哀雁十三聲咏鴛鴦云鴛鴦離别傷人意似鴛鴦試取鴛鴦看多應共寸腸又盧尚書哭李詩云昨日舟還浙水湄今朝丹旐欲何為纔收北浦一竿釣未了西齋半局棊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不堪舊里經行處風木蕭蕭鄰笛悲

王易簡

王易簡蕭希甫下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歸華山尋就山驛褐授華州幕官後拜左拾遺又辭官歸隱留詩曰

汨沒朝過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
官職有來且自來再入升朝官位諫垣臺閣三十年官
至八座乞致仕歸華山十年而終

裴皥

裴皥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
張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
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云宦途最重是文衡
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

未開宴裔孫登庸

崔公佐

崔公佐牧名郡日宴賓僚有一客巾屨不完衣破肘見突筵而入崔喜其來令下牙籌引滿數觥神色自若飲妓駭其藍縷因大噱客獻詩曰破額幞頭衫也穿使君猶許對華筵令朝幸倚文章守遮莫青蛾笑揭天崔令掩口無哈賢士

張祜

張祜素籍詩名凡知己者皆當世英儒故杜牧之云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户侯祐有華清宫詩為世所稱云龍虎旌旗雨露飄鳳池歌斷玉山遥明皇上馬太真去紅杏滿園香自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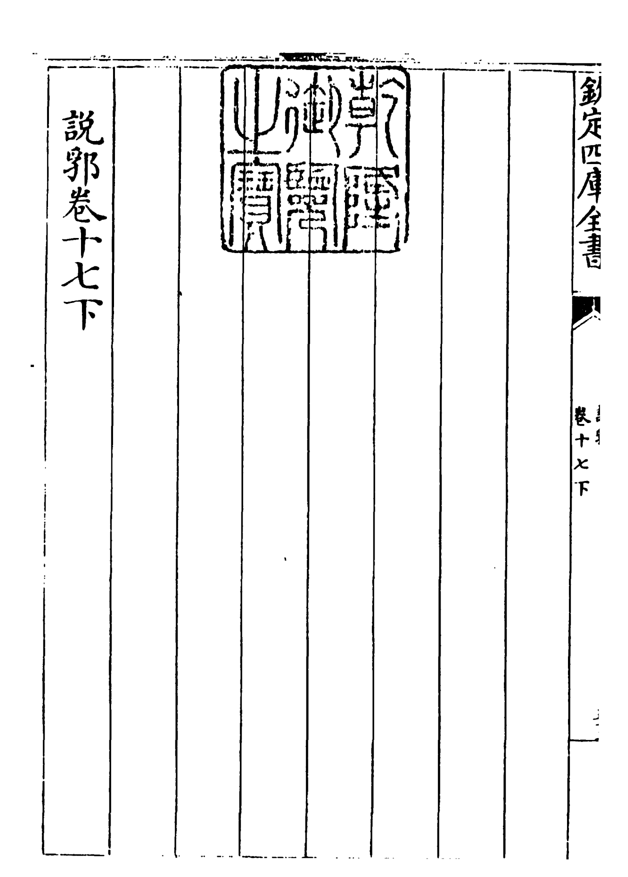
王定保

王定保唐光化三年李渥侍郎下及第吳子華侍郎爲婿子華即世定保南遊湖湘無北歸意吳假緇服自長安來明日訪其良人白於馬武穆王令引見定保於

定保寺吴隔簾誚之曰先侍郎重先輩以名行俾妾侍
箕箒侍郎没慮先輩以妾改適是以不遠千里來明侍
郎之志定保不勝慚赧致書武穆乞為婿吴確乎不拔
定保為盟畢世不婚矣吴歸吴中外家沈彬有詩贈定
保云仙桂曾攀第一枝薄遊湘水阻佳期皋橋已失齊
眉願蕭寺行逢落髮師廢苑露寒蘭寂寞丹山雪斷鳳
參差閩公已有平生約謝絶女蘿依兎絲定保後為馬
不禮奔五羊依劉氏官至卿

王著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依師究勾縣張蝦東京應舉久不知消息僦居相國寺東因出通衢忽遇張蝦遂邀茶肆叙闊至乃賦蝴蝶詩最嘉云今夜君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蝦無言忽然不見但驚問鄉人云卒已半年著自及第便歷華省至翰林學士只及中年而終



說郛卷十七下